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舜采訂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孔疏：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大首。○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

疏義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通解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取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古義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

○魚在在藻。有革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革長也。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菰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既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興錫京那居自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采菽采葍。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來馬。又

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緝冕三章，則衣枹采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散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疏義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鷩冕。毳冕者，毳，屬也。服屬衣而戴冕也。狝，卿者，公之狝，大國之卿。絺，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絺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虛物處人，各有其道為典。

輯錄春官巾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衮，是龍之狀。衮冕，繅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大司馬周禮巾車曰：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

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鈎。異領之鈎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鈎以朱飾。勅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罰音計。○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配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錫予既義云此予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章始云亦是庚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路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名路於路切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
是也。筮之宮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
實其說。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承
嘉說。是當諸家皆同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驚毳等非也。衮衣
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此二字專指黻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
亦取與宮馬為韻。高基集傳馬叶滿補反。九章初一曰龍而
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然
不曰黻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禮書又曰路大
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革路鞞而漆之木路漆之

而不輓。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聞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感涕楹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赫嗷嗷。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殺也。屆至也。○感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呂記王氏曰嘒嘒言其殺之細。殺之細則無馳驅故也。○駉義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大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埤雅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講意以章退敏始至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截。興亦止。○此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駉分言四馬之中
兩為駉也○載駉合言一車之馬駉為乘也○

麟按集傳旂巨斤反與芹叶屈居氣反與潁叶○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滕所以束脛在股
下也交交際也紆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偏見于天子恭敬齊
遯不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幅所以自偏束也申重也○

鄭箋帶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帶。其他服謂之褙。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孔疏以赤帶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帶。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馬內則亦革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膝。絨也。各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故云偏其脛。服赤帶在于股矣。又著邪幅。在于股下。自臑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

蔽緝幅。今音逼。舊音福。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通帶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養命之也中之申重之也泛說若專就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

古義鄭云冕服謂之帶其它服謂之鞶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鞶鞿猶大夫以上有帶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鞶鞿皮弁素鞶玄端爵鞶禮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鞶鞿配之則服冕者以帶鞶之故知冕服謂之帶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鞶是它服謂之鞶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它也鞶鞿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

愚按。帶。執。通。稱。說。文。解。就。為。鞵。鞵。鞵。為。鞵。隨。便。言。之。必。以。鞵。名。帶。則。米。芑。車。仗。何。以。去。米。帶。赤。帶。乎。股。說。文。云。解。也。邪。通。作。衰。不。正。之。謂。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衰。脚。可。以。馳。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偏。即。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

麟按。鞵。鞵。解。妙。玄。子。先。生。固。破。千。古。之。惑。不。然。以。當。親。時。亦。不。得。有。赤。帶。矣。邪。幅。常。解。如。是。獨。聚。罔。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斂。飭。似。與。赤。帶。同。施。于。外。者。恐。為。無。據。之。論。集。傳。下。後。五。尺。與。股。平。叶。命。隔。并。反。與。申。叶。又。按。禮。書。諸。

儀。教。在。國。則。朱。朝。王。則。赤。其。體。前。後。方。其。綸。火。山。頸。肩。紕。純。紉。
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解。幹。也。
附。足。背。也。莊。子。沒。足。濡。附。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典。也。柞。見。車。牽。篇。蓬。蓬。威。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端。儀。之。
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宮。殿。天。
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堯。典。云。平。章。百。

姓書傳作辨。辨則平辨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曾氏曰：非堅忍之木，其葉附著甚固。

沈義此以梓葉之盛，與君子受福之盛。

大金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通解：平平辨治者，辨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
此。

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
謂樂只君子之末，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卜工反通章一叶古義東韵凡詩多四句為截則當以二句與二句此從注以二句與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甚整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拆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與二句則枝葉比附當始殿邦以二句與四句則柞枝炤君子而室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墻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為正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喜之之詞有滿口說不盡處

○汎汎楊舟、緜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慶矣

與也。縛、縶也。纆、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縶其舟而繫之也。蔡、揆也。揆猶度也。脆、厚戾至也。沈沈揚舟則必以縛縶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蔡之福祿必脆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孔疏孫炎云：縛、大索也。李廵云：所以維持舟者。說義舟之不定者必縶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深也。末二句見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

六帖：天子蔡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優游者忠愛之。

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麟按此章亦炤注。興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庚即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韵。

采菽五章章八句。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昏遠矣。

興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翻。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

昏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說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驛
驛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既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此以鴛背之義相反為與
輯錄陳大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婚姻。穎弁曰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承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
及孫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
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

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麟按集傳反叶分運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勅。○禮書注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勿殺而親畢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漢書張耳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此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

也。拓為上。攄次之。歷素樛木。不荆。又次之。竹為下。弓六限為曲。限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圓反。與然叶。古義先韻。教與做叶。古義致韻。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

賦也。令善綽寬裕。統瘠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說已之人而言也。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洋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壽不讓至于巳斯止。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名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

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殺則豈有相怨者

哉。况兄弟相怨相讓以取壽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止而已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巳斯止。巳字亦佳。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今

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壽不讓至于巳斯止者

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

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至相怨。顏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室餽如酌孔取。

比也。餽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說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室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憊其駒必強。

疏義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壽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麟按集傳後叶下故反。配叶音娶。魯詩世學後叶音與。配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磨韻與豐合較捷。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美猷道。
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說佞以來之。是猶教
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詩王有美道。則小
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毛傳猱猴屬。

遂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遠於影響，薰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遇反。古義遺韻。○馮嗣宗曰：按孫字說文作變。今文作孫。或作穰。又作燥。猿屬陸璣云獼猴也。嚴粲云：即王

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與柳子厚說猿王孫居吳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兩類。爾雅翼釋猴亦有此說。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獼猴為異物。故埤雅以係為狨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猿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猿與王孫之名。未知異同。

○雨雪濼濼見。覲曰消。莫肯下道。式居婁驕。此也。濼濼威貌。覲日氣也。張子曰：謔言過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眩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麟按：居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屢。濼音皆通用。不

一之辭。故以屢驕為長慢。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鬢如髦。我是用憂。此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鬢南鬢也。髦夷髦也。書作髣。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鬢。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僕人。又曰。逸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福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
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
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
也或曰典也下章放此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裂王崩齊後往周

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
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顧息於柳陰。以
比人顧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尚息鳥。無自暈鳥。兩句意
思各別。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遠焉。所謂甚蹈也。俾
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遠焉。

比也。愒息療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療。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霽勅。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易子靖之居以凶矜。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違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義鳥飛有所止。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

狀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附，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
麟按集傳天亦斗鐵因反。

莞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鑄京也。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感，人物儀容之美，而作

此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褭玄緇衣以裼之狄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臺笠緇櫛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婦其婦緇

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派死於虢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波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也。而今也。一往而不
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法妙品。
麟按集傳望。音亡。古義陽韵。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也。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
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
言其髮之美耳。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綱密也。

孔疏禹貢有鳥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鳥夷居下濕而常服之。以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櫛是小櫛。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以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以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

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勹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顛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顛圖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緇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顛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顛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

嚴緝容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美

疏義網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地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笠備暑雨有柄曰簦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季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攬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媿。尹氏媿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媿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

屈也積也

孔晚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辭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必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禮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結也

說通二章曰臺草編撮網直如髮有村滋下思意三章曰充耳

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漢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曰之。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姑姓。黃帝裔伯鯀封於南燕。賜姓曰姑。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邠。潛夫論云。邠與姑同。而字異。又姚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是也。二說竝存之。苑毛云。積也。按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藁所蘊積。故有積義。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

麟按集傳。結叶繳質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弄帶而厲。彼君子也。卷髮如蠶。我不可飲。言從之。遊
賦也。厲。弄帶之貌。卷髮。鬢備短髮。不可飲者。曲上卷然。以為飾
也。蠶。髮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遊行也。蠶。曰。是不可得
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遊矣。息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蠶。捷。其言反音。虔。漢書音義
云。舉也。

大全孔氏曰。禮大帶。無三尺。

六帖言從之遊。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其其
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榆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後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李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易按禮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分。易紳長三尺也。下四尺五尺。分為二分。紳居二分。易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發注中。龍笨伯可笑者也。生得屬叶落蓋及。

○匪伊喪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換。我不可見兮。云何肝矣。賦也。換。揚也。肝。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喪之也。帶自有餘耳。士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換耳。言其自然間矣。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自餘而喪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古義說文云。肝。張目也。

麟按肝。集傳音吁。大全喜俱反。古義魚韻。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玉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青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息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錘。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

大舍爾雅注：萊，蓴也。今呼陽腳沙。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卷。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褱，即蔽膝也。卷與曉同。五日為期，去待之約也。六日不卷，過期而不見也。

大舍漢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將耶。我則為之韋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忽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以反古義蒸勸

○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勸

采綠四章章四句

六帖以詩興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實古人會
情寄况大都如此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邑。故得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芄芄黍苗。則唯陰
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以因所見而配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講意地遠而持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蒞高云南
邦南土。可見勞之泛說。

古義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棧公虎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殺。古義律韵然六帖以苗膏勞為韵。則當
平殺。○魯詩世學云召伯者穆公之本爵。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孔疏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氏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

大全周禮御師注曰。輦車人執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著營。輦一芥。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莪。叶將黎反。古義支韻。詩記丘氏曰。

蓋不定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慶幸。似皆可。置思湖主慶幸言功成即歸。非久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賦也。徒步行者。御來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行旅從。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以章後却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蓋皆自周調養而不以勞謝民也。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戍之。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功工後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金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中伯。今可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中伯國。

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中

謝相近。

麟按。駱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

成。大金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製製然。威武者。

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營字。今本在康勅。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添義：當時宣王以徵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大全：疊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觀報功，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泰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古義那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秦苗何以繫之小雅。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第。蓋秦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代為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雅所繇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此意重召公。命首各別。

隰素有所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素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素有所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放此。

孔說素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素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水。或無水而空桑。

疏義以此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

○隙索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因注無明文其解不一狀作喜其德音之相聲
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隙索為興皆
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此幽集傳叶於交反古
義者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之得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怨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
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韵歲與忘叶陽韵心乎愛
遐不謂中心歲何日忘各二句依韵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
遐不謂矣與中心歲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雋永至此
四句而極然如愚說以平直者即愈佳糾纏反無味也注言我
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
一畫斷而但中心歲之得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
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

心○頭○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慎○儻○讀○曲○極○力○摹○擬○無○此○妙○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此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以其字也

孔疏褒國如姓言如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韋華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以白華亦是茅管類也。漚之柔
動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宜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導一作遺

六帖以詩比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
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以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猷。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

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圓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圓。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霖合。則清旦為霖。亦是露之雲也。

疏義恩澤空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妻奪嫡。以華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考。若夫

婦離合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于不備。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本非三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于霧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露合。清且為昏。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世學云。白雲霧。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白層雲也。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通行。上非是集傳。茅叶莫侯反。古義尤韻。

○澆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澆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山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流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孔疏池下田蓄水之廢池水當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

灌訖入豐俱北流也。言其北流是目所睹。

殊義恩澤空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比而暗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固反古義真制。

○ 然彼素薪印烘于燃，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然米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燃無釜之竈可燒而不可烹飪者也。○ 桑薪室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聚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燃桂也。舍人曰燃桂竈也。然則桂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以竈上亦燃火煨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娃音恚

既美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恚。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此。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殺聞于外。念于慄慄。視我道遠。

此也。慄慄憂貌。道遠不顧也。○鼓鍾于宮。則殺聞于外矣。念于慄慄。而反視我道遠。何哉。

脈義情空相通而不通。可恚者也。

六帖五章反此。而明言之。

麟按上二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翰字庭之事。

不可掩也。夫全程子示此章句，傷其欲意之不能動王也。惴惴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邈邈而去，詳意示鼓鐘，假聞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者，既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箋疏及子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經通解，普詩世學方山詩說，羽明詩通乃同大全講律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般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則又一說。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鷺，老鷺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皆以魚為食，然鷺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

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薛之養鴛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皆非其所廢。

嚴緝山陰陸氏曰：鴛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闘。

鴛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此而暗言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于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

如矣。

鴛義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大金安成劉氏曰。戩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志于外。此禽鳥匹偶。絃棲之常也。○臺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通解 鴛鴦之比。與前典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別意亦不異。六帖七章反此。而明言之。○張叔起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之辭。至此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

○有扁斯后。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此也。扁卑貌。俾使。疢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發之者亦卑矣。如妻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疢也。○
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恚又可思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此。而暗言之。

麟按集傳。疢叶喬移反。古義支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縣蠻鳥。般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
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縣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
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湯則予之飲。餓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
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俸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俸。

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載車。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奮身之路，以止字非

得所止之止，乃倅飛不得已而止也。

麟按如箋說，後車字方有故命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

義阿何歌勅誨載隊勅。

○蘇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越，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蘇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使車謂之載之。

此也。側傷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蘇轍三章章八句。

疏義感悅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幡幡采芣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采芣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采芣采之亨之。生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
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採芣新生可以為箱。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蘇葉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卽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動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

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臺山謝氏曰蘇葉以為菹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殽不必異

膳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韻亦叶先韻

○有兔斯首燔之矣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炆，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挾也。賓既

卒爵而酌主人也。

天然大率

禘，按集傳矣。叶涉畧反。古義藥動。

○有兔斯首，燔之炆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賦也。醕，導飲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又主人又自飲，而後飲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奠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醕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醕。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韵

歌葉四章章四句

疏義嘗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章皆物薄而意厚

大全定字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即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感言其豐者魚蟹是也○有諛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奏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
總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歷何時而
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
竟義。故毛又以竟為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

義質韵

○有豕白蹄、豕涉波矣。月離于罪、俾傷沓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騎蹄、豕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
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候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大全碑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朱子曰、畢是燕魚底、又網燕魚、
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狀。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
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

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廬陵歐陽氏曰履陰
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蒧氏曰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濁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以雨停潦多故也傳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
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總評不必牽
滯以失經旨○不暇及它事甚言勞苦之極也亦異乎采薇出
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變晴復見雨驗也華

谷說不易月離于舉二句。麟往嘗為二文。其首篇起云。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舉。然常避舉不入。此月之正也。舉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為距。此星之正也。次篇起云。夫舉。稱雨師。狀亦象舉。舉既取魚。餘水淋瀝。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舉性喜好雨。霜為天橫。又為成池。天橫河梁。成池魚圓。皆宜于雨。故必致雨也。狀月行九道。未必四時常與舉值。值馬而太陰之精。遠助之勢矣。即月失中道。其下七尺。始與舉會。會焉而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俱薄有根據。

漸漸之居三章章六句

疏義一章則起兵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也若陵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曰凌霄○詩人自以身處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公安成劉氏曰若者黃之盛也

薛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南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

者以與。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葢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也。

○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疥則首大也。罍。筍也。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三星心也。

孔疏釋言云。羊牡粉牝牂。

麟按集傳能補苒反。古義有勑。○牝羊之首本小。今大。魚寵身。今無彫妝之概也。傷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葉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

方也哉

毛傳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從

麟按義難曰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比下章可見集傳行叶戶即反○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緒亦不行不將為重疊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以一處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按：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望也。只矜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與如木馬嚴氏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音鯨。孔云：矜與鯨，古今字是也。然大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興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覿。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芄者，狝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芄，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必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疏：義芄然之狝，在草莽中，其性空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氣微。時物之凋耗。人氏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若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春籟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謝自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馬使平王能光澤舊都。弘宣祖

策則文武尚可選。二雅尚可復。耳委靡不振。甘自埋沒。良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說約卷十八終

詩經說約

卷十八終

詩

卷十八終